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類

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八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一

江寧楊大堉雅輪補

燕禮第六

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禮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

二小戴及別

疏正義曰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皆第六

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

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方氏苞云疏所分四類似未安本國之臣入貢獻功於王

朝出聘於鄰國而還勞之一也有大勳勞功伐而特燕賜之

二也無事而燕羣臣三也燕聘賓四也聘賓則入大門而奏

肆夏以主君出迎於大門之內也本國之臣入至庭而奏肆

夏以君於是時始降階而揖之也無事及出聘者不宜以樂

納其諸有大勳勞者與儀禮釋官曰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

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

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履升坐無算爵以醉為

度行之在寢饗禮今以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

子之燕禮亦亾矣又有與族人燕及祭畢之燕皆與此禮別

褚氏寅亮云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饗重於食食重

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食以明善賢之禮饗則體薦而

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致肅敬也食以飯為主雖設

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儀燕以飲為主有折俎而無飯行
一獻之禮脫履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別也饗食於廟燕則
於寢其處亦不同矣考之諸經諸侯於已臣有燕而無饗食
意者饗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耆老孤子歟吳氏廷華
云大射亦行燕禮注遺之耳抑以大射之燕別見於彼經故
未及之歟又注疏以此燕禮兼已臣與聘使言下記及庭之
賓當亦合已臣及聘使言之鄭以王事之勞為重故詳重而
略輕耳據郊特牲疏亦以已臣及聘賓為說則二說本無異
同也此疏因此記言及庭彼言入門遂斷為已臣及聘使之
分不知禮莫重於九夏既並許其奏肆夏則及庭入門其輕
者耳而必致辨於其閒恐
制禮者不如是之煩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

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畱羣臣也君

臣則警戒告語焉飲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公升就席

酒以合會為歡也

皆燕初戒備之事有戒與設具有納諸

臣立於其位有命大夫為賓有請命執役有納賓凡五節○戒

與者校勘記云徐本無戒字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注云小臣

相君燕飲之法者賈疏云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小

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

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以下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注

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是諸

侯小臣當大僕之事云戒與者謂畱羣臣也者賈疏謂羣臣畱
在國不行者朱子曰畱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使
小臣畱之疏說非是李氏如圭云畱羣臣謂羣臣畱在國不出
使者若君臣無事亦有燕魯頌振鷺之詩是也敖氏云與者羣
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郝氏敬云與燕諸
臣未定為賓皆曰與焦氏以恕云燕之正賓則卿大夫士聘來
還者至於與燕之臣乃畱在國不行者故鄭公畱羣臣是也至
朱子所云則不同於注疏之說也吳氏廷華云下卿大夫入門
後君始命賓此時尚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君飲食膳羞者也具
無賓也廣戒之耳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君飲食膳羞者也具
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疏正義曰寢路寢校勘記云路徐本
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疏作露張氏云注云寢露寢案疏露
作路後記之注亦作路從疏案後注路堵父國語作露露路古
多通用○褚氏寅亮云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設卿大
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卿大夫諸公皆
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實皆止一次饌也敖氏因
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先具諸官所當饌之物既設賓席官
乃改饌之恐未然玩官饌二字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薦羞
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儀官饌不言其處以在學也饌公薦
俎之處兩篇俱空其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脯醢由左
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饌于東房矣此篇但
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

儀禮正義十一

大射儀也至公食禮宰夫之具饌于東房者尊賓而同於君饌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食禮之異於燕禮也堦案義疏云儀禮具饌或在房或在東西堂下或在門外東西經俱分別言之如云薦脯出自左房又云亨于堂東北又云視饗面堂下又云亨于門外東方側亨于廟門外之右皆是也此經明言寢東不言門及堂則在寢外東壁之東可知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者李氏如圭云天子之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諸侯膳宰蓋亦卑於宰夫燕禮膳宰具饌而公食大夫宰夫具饌者彼食異國之大夫敬之異於已臣子也釋官曰天子曰膳夫諸侯曰膳宰名異實同與宰夫無涉春秋時侯國宰夫之官廢因通謂膳宰為宰夫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遂亂不知周公制禮時諸侯有膳宰有宰夫職守不同此經固自可證也膳宰見禮記文王世子玉藻左傳公羊傳國語皆當天子膳夫之職云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者敖氏云具官饌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此時所具者其薦羞乎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方氏苞云官饌謂籩人醢人庖人外饗所共薦羞牲體也不曰命諸官具饌而曰膳宰具官饌見膳宰親監視而具陳寢東以俟時而進也韋氏協夢云此膳宰具官饌具之而未設大射儀設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也云寢路寢者賈疏云以其饗在庑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敖氏云寢東蓋其東壁之東樂也郝氏寢東路寢東房鄉飲亦云東壁云左房羞由東出也樂

人縣

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縣鐘磬也

執脯

以賜鍾人于門內霤周氏學健云鍾鼓之鍾古皆作鍾三

禮無

鐘字俗本或作鐘皆後人所改也案後凡鍾字放此不悉

校磬

徐本作磬後同宮縣者宮徐本集釋楊氏俱作言與單疏

合○

賈疏云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事宿縣又樂師云凡樂

成則

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之官諸侯無大司樂直

有大

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縣樂

之法

周禮眡瞭職云掌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為之案

下僕

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

樂師

又監之盛氏世佐云此縣亦使眡瞭疏誤說見後韋氏協

夢云

疏說盛氏已辨之矣然則所謂樂人者即眡瞭與眡瞭而

謂之

樂人者以其為掌樂事之人而已人者賤辭也方氏苞云

燕與

大射使小臣僕人相工所以崇賓祭大射所相不過大師

小師

上工耳燕禮工四人瑟二人小臣不能徧相非眡瞭孰任

之且

小臣授瑟而降相祭者何人乎凡大祭祀聲樂備具即事

之工

甚多非用眡瞭不能使有位者徧相小祭祀及學校中樂

事君

或不親則小臣僕人未必與且眡瞭所自共之樂事將孰

使代

之釋官云案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小胥正樂縣之位

是縣

樂諸官皆有其事故總言樂人疏謂諸侯無眡瞭非是周

禮眡

瞭職云凡樂事相瞽序官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

瞽百

有六十人共三百人眡瞭之數亦如之然則每瞽一相自

不可少諸侯眡瞭之數不可知亦必有專其職者燕禮小臣相
工大射僕人相工因賓射重其事耳非其常職且考之於經小
臣相工不過納工之頃至工既升堂小臣授瑟而降主人獻工
西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明甚左傳師慧過宋朝
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是諸侯樂
工亦有相可知夫瞽之於相不可須臾離周公設官使眡瞭專
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
亦從而不紊此相工所以使眡瞭之意也周禮注云瞭目明者
官名眡瞭當即取爲瞽眡之義若小臣僕人之屬固各有其職
安得專以相工爲事乎注云縣鐘磬也者敖氏云此縣蓋在
階間磬在阼階西南面鐘鑄次而西建鼓在阼階東南鼓輦在
其東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備樂且於其日乃縣之而與常
時同鄉飲酒記曰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盛氏云縣軒縣也軒
縣之法見大射禮敖引鄉飲酒禮特縣況之非張氏惠言儀禮
圖云樂人縣不言所縣注以爲常縣新之則此軒縣也大射禮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疏
云諸侯軒縣皆有鼓與鍾磬鑄然則大射阼階西之建鼓應輦
本東縣之鼓西階東之建鼓則北縣之鼓以東西縣例之蓋北
縣東上磬鍾鑄鼓以次而西故鼓在西階東也大射注又云應
輦應朔輦也先擊朔輦應輦應之則東西縣兩輦相應若北縣
不知有輦與否以無南縣相應故疑闕之又襄十一年左氏傳
鄭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鑄磬疏云歌鍾二肆兼有磬編縣之

鐘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據鄭玄禮圖如此也案此則縣中當有特磬但不知每縣有否今唯於北縣著之東西縣且依大射以俟考正又大射疏云周人縣鼓建鼓殷法略於射故用先代鼓則此常縣當用縣鼓張氏惠言云大射鼓在阼階西應輦在其東注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然則鼓輦之設必輦在鼓右又鄉射云縣于洗東者洗當榮則樂縣東於堂鄉射碎射位移階閒之縣於東方宜即判縣位也縣云階東西者遙繼言之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者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不言國君鄭以大大夫推之知國君亦然也云言縣者為燕新之者李氏如圭云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而已大射在學宮學宮不常縣故前射一設洗筐于阼階東南當東雷疊水在東日縣且具辨樂縣之位

筐在洗西南肆設膳筐在其北西面

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亦南

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筐者君象觚所

疏正義曰設洗筐敖氏云

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

疏諸篇於此但云設洗無

連言筐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云筐在洗而則於此言筐

文意重複似非經文之體且筐在洗面亦不可以東雷為節其

衍明矣褚氏寅亮云若果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筐

下經宜蒙此經而直云尊于東楹之西矣何以不言司宮而下

始言司宮故注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決司宮設

洗但彼亦無明文也洗筐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筐為衍文

儀禮正義十一

四

○敖氏云洗與罍蓋瓦爲之下云君尊瓦大則此可知矣盛氏世佐云賈云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白銀天子黃金夫一承棄水之器而以金銀爲之侈矣敖氏說蓋得之矣罍字從缶亦瓦可知也鄭云尊卑皆用金罍此酒器也以木爲之而飾以金詩云我姑酌彼金罍是也盛水之罍豈其比哉又敖氏云先設洗而之篚以爲節故膳篚後設也注云設此不言其官賤也者賈疏云少牢司宮設罍水大夫兼官此國君禮或可別人爲之但無文故鄭不細辨敖氏云設四器亦司宮也見大射與少牢禮此經省文耳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者賈疏云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李氏如圭云霤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霤此設洗者與士禮處同大夫以下無東霤洗當東榮耳云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者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者而言也云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者韋氏協夢云設洗篚云南肆設膳篚云西面互文也盛氏云此二篚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蓋堂上之篚所以盛爵燕飲輕獻不用甒故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

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

司宮天子

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

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甒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旅眾也士眾會謂未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左之酒南上

南甒氏作東甒用綌若錫甒徐本楊氏作甒通解敖氏作甒

注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者張氏爾岐云諸

侯之司宮與天子之小宰所掌同盛氏世佐云司宮即天子之

宮人也周禮宮人職云掌王之六寢之修又云凡寢中之事埽

除執燭其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此燕於路寢六寢

之一而設尊筵賓又皆勞事故以司宮為之下經云司宮執燭

下而階上是其執燭之證矣大射於郊而亦用司宮者所謂四

方之舍事亦如之也宮人中士則司宮下士也小臣於天子為

上士以小臣設公席以司宮設臣席亦其差也鄭乃以小宰當

之誤矣小宰諸侯之小卿也以尊官而執賤役可乎又主人獻

卿之時經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疏云案大射席小

卿賓西東上注云席於賓而射禮辨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

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若然則小宰為小卿之首

是時亦當受獻乃為已設席且為次於己者設席必無是理豈

可以聽酒人之成要而遂當設尊之役乎釋官曰案公倉大夫

禮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席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也此

注釋為小宰誤矣小宰卿貳之官秩尊職重不得以司宮當之

諸侯五大夫司徒下置小宰曾子問明有小宰之官疏諸侯無

小宰非矣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降天子一等當
以下士爲之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徹宮杜注孔疏解爲內
臣奄人者亦誤吳氏廷華云小宰爲大宰之貳掌六典其職重
若行禮陳設不過小臣之事所謂司宮當是宮人及司尊彝之
屬耳鄭以司宮爲小宰賈疏舉小宰經文以解之不知小宰所
掌不一宮刑特其一耳身得遽以司宮比之又下言司宮執燭
則直與宮正執燭等身得以爲小宰至所謂成要卽月要歲會
計簿耳受酒正之計卽可以設尊傳會之則太宰掌羞服之式
注以羞爲飲食豈亦可以設尊歸之云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
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子君專此酒也者敖氏云先尊方壺於
楹西以爲節乃設公尊與上文後設膳筐之意同臣尊用壺又
以方者且無幕爲與君尊相屬宜遠別之也張氏爾岐云公席
阼階上而向尊在東楹之西南北並列尊面向右設之與鄉飲
酒賓主共之者不同故注云子君專此酒也胡氏肇所云臣道
直方解經尊用方壺之故易坤卦云妻道也臣道也又云君子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注意本此引玉藻者賈疏云欲見尊面向
君順君面非賓主共之意李氏如圭云鄉飲酒尊于房戶之間
賓主共之此尊近東者君尊尊大惠也君西鄉尊東面以背之
左爲上故言酒皆在南敖氏云左玄酒據設尊者而言也蓋凡
設尊者皆面其鼻玉藻云惟君面尊是尊鼻東向也此設尊者
西面故玄酒在南而爲左若以尊言之則爲右矣凌氏釋例云
案疏云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云鼻在面中言嚮人也據

燕禮向君而言少儀又云尊者以酌之左者爲上尊鄉飲酒云
尊兩壺于房戶之間之酒在西又鄉射云尊于賓席之東兩壺
斯禁左之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而曰左此皆據酌者北面而
言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卽南面以右爲尊詳疏意以爲
鄉飲鄉射設之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考鄉飲鄉射尊面向
南則以西爲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則以南爲上經例固不異
也又案疏云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面當尊而東面則酌者
之右爲上尊是下文賡酌于公者交於東楹北也考燕禮主人
酌賓訖二人賡酌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觴交于楹北降阼階
下皆奠觶再拜稽首注楹北而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
既酌右還而返往來以右爲上注云西楹北而前疏云東楹北
據此節疏云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
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而階上北而後者升
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向而
階上北面相待及次第而降蓋賡酌者二人升降皆由西階故
注云交於西楹北而酌酒則在東楹之西往來皆折旋故前疏
云交於東楹北不然則前疏東字或是西字之誤也云瓦大有
虞氏之尊也者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有虞氏上陶故用
瓦大引禮器者證瓦大卽瓦甗也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案豐
以承尊故卑而大欲其安穩也云罍用裕若錫冬夏異也者葛
之罍者曰裕罍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
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夏宜裕冬宜錫故云冬夏異

也云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者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
疏云幕未用而陳於方壺之南不襍於方壺瓦大之閒誤也若
然則正在二者之閒矣何得言不襍邪云尊士旅會者用圜壺
變於卿大夫也者李氏曰圜壺無幕以尊厭卑也敖氏曰此尊
士旅會之尊亦當北面與大射同惟設之淺淺異耳方圜壺亦
皆瓦爲之張氏曰圜壺無玄酒云旅眾也士眾會謂未得正祿
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者賈疏云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盛氏
曰士旅會者蓋下士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謂之士旅
會與周禮云旅下士方氏苞云注說非士有不與燕而府史胥
徒乃得與獻酬俱矣周官司士職凡會同賓客作士從此經所
謂士即司士之所作也蓋升於司馬而未授官之士雖未受職
而已不家會又羣萃而會於公所故謂之旅會也諸子職會同
賓客作羣子下經所獻庶子即諸子所謂羣子也會同賓客皆
使觀禮則燕羣臣大射以擇士必使觀禮而習事可知矣升於
司馬入於國學乃異日公卿大夫之選也故雖無職事而得獻
所以興起之釋官曰士旅會謂未得爵命之士王制云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以進士司馬辨論官材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
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
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
得正爵正祿者則羣會於公謂之旅會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
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會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

趙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此
士旅會卽卿大夫士之子國之俊選之士後日任爲卿大夫士
者故特尊以圖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
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吳氏廷華云經
旅會本不可解據宮伯掌士庶子宿衛諸子掌國子戒令諸子
又名庶子則國子卽士庶子也無祿而有稍食故謂之士旅會
與此及大射皆有庶子一官或率之觀禮又寢其宿衛地外饗
有饗士庶子禮其與於燕亦宜案義疏云大射尊士疏會於面
罇之南疏云亦鼓南卽燕禮門面案大射辟射位故面繼罇南
燕禮云門面則當塾者或射則當如大射也胡氏肇所云盛氏
以下士當之非方氏說是但不明辨賈疏之誤而反以詆注亦
非是云今文錫爲絢者說文絢細布也段氏玉裁注云燕禮注
今文錫爲絢絢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今文絢其本字古文錫
其假借字子虛賦被阿錫卽列子之衣阿絢古者布十五升爲
最細十五升布成治之使滑易是曰絢若喪服傳則半十五升
而治之故錫衰之錫與細布之絢其實不同胡氏承琪云案錫
與絢古字通皆取滑易之義同爲細布或作錫或作絢耳鄭注
大射儀云錫細布也與說文絢訓同至錫衰乃謂衰之滑易者
亦得錫名非錫名專屬之衰故喪服傳注云謂之錫司宮筵賓
者治其布使之滑易鄭非不知錫衰之非卽此錫也司宮筵賓
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疏

正義曰蔡氏德晉云戶西室戶之西牖間南向賓位也東上席首在東也盛氏世佐云戶西牖前也寢亦有東西房當以牖前爲客位若戶牖之間則堂之中矣郝氏云室戶西牖間客位也非據經公席設於將卽位之時與大射儀異敖氏云設賓席當後於公席乃先言之者終言司宮之事耳非注云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者敖氏云此以公食大夫及鄉飲鄉射記定之也蔡氏云案詩肆筵設席先儒謂下鋪爲筵上加爲席然筵席亦通稱矣以此節考之其說不易梅氏誕生乃謂重曰筵單曰席者誤也云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者盛氏曰大射賓有加席而此無之燕禮輕也公食大夫有加席異國之臣得伸也褚氏寅亮云兩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之臣則會禮有加席而燕禮無加席以食爲聘使而燕則以介爲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卽郊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示降尊以就卑是也饗重於食食有加席饗更可知若飲已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莞筵一重加纁席再重合爲三重注云私禮對公食大射而言也方氏苞云燕以閒暇爲須臾之歡故卿重席賓無加一循其常大射辨等威則特加席以致隆於賓示尊賢之義與貴貴同也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者賈疏云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設席釋官曰注謂諸侯司几筵無專官耳未嘗云以司宮兼之也疏誤申注意燕禮司宮設賓席小臣設公席大射亦然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

筵公會大夫禮宰夫設筵
加几席不盡司宮掌之也
射人告具此禮以其或射也
疏正義
是時公蓋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張氏爾岐云周禮
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以射法治射儀吳氏廷華云周
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此經以射人主之
則相法儀不獨祭祀矣注以或射言之案下文若射之
云則射否未定焉有射未定而先用此主射之官邪

右告戒設具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而鄉周禮

酢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後設公疏正義曰注諸侯酢席校
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疏正義曰注諸侯酢席校
氏俱作胙嚴闕監本通解敖氏俱作昨○勘記云酢徐陳集釋楊
見其更取而設之也可見設加席之法矣高氏愈云公不南面
而西鄉從賓主之禮也賓無加席而公設加席仍南面故再言西
方氏苞云君常南面疑立席雖西鄉而即席仍南面故再言西
鄉以著其位焦氏以恕云居主位則不南面故復言西鄉以明
之注引周禮者張氏爾岐云司几筵文昨音義如酢酢席祭祀
受酢之席也引之者欲見燕席與酢席同云後設公席者凡禮
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者朱子曰此篇與太射雖設席先後不
是青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一